

#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电影《远去的牧歌》

马玲

(石河子大学 外国语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在电影行业充斥着商业片的今天,电影《远去的牧歌》以质朴清新的风格让观众了解和欣赏草原独特的生态之美的同时,还原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自然情怀和生态关怀,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向往。本文以生态批评为视角,对《远去的牧歌》当中的生态意识进行剖析,从生态学的三种基本关系: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对影片进行较全面的分析与解读。

**【关键词】**远去的牧歌;生态批评;转场迁徙;游牧文化;人类与自然

《远去的牧歌》所体现的世代居住在新疆广袤土地上的哈萨克民族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是对新疆这片土地上最后的游牧景观进行的抢救式的拍摄。这类影片能够吸引观众的,正是这个世界正在失去的一种古老而虔诚的、纯真的人间秩序。影片所体现的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社会生态(人与人)、精神生态(人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也正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焦点。

生态批评理论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从文学、影视作品中找到破坏生态平衡行为的思想根源,返璞归真,唤醒更多人的生态意识。游牧哈萨克民族世代与草原融为一体,是生态意识的践行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尊敬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这些世代传承的理念体现在了《远去的牧歌》中,观众的内心也随着影片清晰而丰满的留住了一切。

##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顺应自然,从自然中汲取力量

《远去的牧歌》中描绘的夏牧场那短暂美好的幸福时光,是大自然给予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馈赠和补偿,但是在草原上风里雨里的过日子,不总是那么惬意和浪漫,和平与丰饶。在恶劣的条件下,大自然也不总是慷慨而无私。影片真实反映了牧场生活的动荡和艰辛,哈迪夏在冬牧场的雪灾中失去了丈夫;胡玛尔的儿子在转场过程中掉下了悬崖。然而,无论现实多么无助,牧人们还是年复一年地服从自然的意志,南北折返不已。

自然界是个整体,整体内的万物休戚相关,任何生命都拥有寻觅适合生存的场所和条件的权利。而在新疆广袤的牧场,各种野生动物也会选择这里,牧民们会根据动物季节性的迁移规律,为选择畜群最佳的生活场所,因此牧场即是牛羊等牲畜生活的乐园,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生物的繁衍,本就应该归顺自然,追随造物,每一个遵循自然法则的动物,都可以在这里享受和谐。影片里出现在胡玛尔生活中的苍鹰、草原野狼、骏马、毡房上筑窝的小燕子等动物,无一例外地描绘了当地的牧民和动物之间天然质朴、和谐共生的关系。

草原游牧文化是哈萨克民族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理念的源泉,《远去的牧歌》中的男主人公胡玛尔更是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与城市生活相比,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更擅长于感悟自然,发现、理解并传达出自然所蕴含的博大而深刻的意义。人与自然融合总能获得智慧和力量,在牧场,胡玛尔老人是满足与宁静,坚忍与从容的。冬牧场荒凉和艰辛的现实并没有阻止哈萨克牧民从自然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扎根草原,不停的出发,不停的告别,热爱并眷恋着牧场的生活。

## 二、人与人的关系:哈萨克牧民互助、分享的好客传统

影片中描述的牧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是哈萨克人之间的传统礼数,在冬牧场转场时,为大家饲养骆驼的杰恩斯还在后山,哈迪夏的丈夫为了给杰恩斯通知暴风雪要来临的消息,不幸走失,后来的日子里胡玛尔一直让儿子给哈迪夏送生活物资,照顾哈迪夏一家;胡玛尔不慎脚蹩脱臼,哈迪夏不计前嫌帮助他医治好了脚;每逢有牧民转场路过自家的毡房时,毡房的主人一定要拿出自己酿制的酸奶茶招待路人。这种牧民间世代传承的互助礼俗是游牧生活的重要保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牧人们

依旧牢牢附着这些长期顺应大自然生活而形成的传统理念。

在牧场,哈萨克牧民使用牛粪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哈迪夏的孙子很不理解这样的行为,哈迪夏老人郑重的对小男孩说“那也不能砍树,树没了,鸟就不来了,鸟不来了,蝗虫就多了,草就没了,羊吃什么?”;转场时,哈迪夏老人舍不得离开在自家毡房上方筑窝的小燕子,要等到燕子飞走了再搬走,胡玛尔老人把燕子窝挪去了树桩,仪式般庄重而充满祝福,哈迪夏的孙子和小博然古丽认真的看着奶奶把稻谷洒向天空喂食小燕子并向燕子一家告别,古老感人的传统与古老感人的心灵就这样一代代在牧场传承着。

自然给予万物的一切,草原的牧民都捕捉到了,并且用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做出了回应,那就是顺应天地,逐水草而居,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也是哈萨克人世世代代恪守的生活智慧和处事理念。哈萨克人的智慧自然而朴素,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论人类还是牛羊,都必须彼此守望,才能顽强地生活下去。哈萨克谚语说,祖先留下的遗产,一半儿都是客人的,牧人们都知道,感恩自然馈赠的最佳方式就是分享和互助,这也正是哈萨克这个民族热情好客的源泉。

## 三、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欲望动力论、消费文化的批判

人不仅仅有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也是确保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需要、人格需要审美需要。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应当控制人的物质层面的欲望,使生活尽量简单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经常重返未被人类改造和破坏的、原始状态的自然,[3]牧场就是其中的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牧民四季轮回,不停转场的意义是极其珍贵的。

牧人的四季流转是在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依附牧场生存的牧人们的生活简单又节制。在《远去的牧歌》里,牧民们在不停的转场过程中需要把对物质的需求降到最低,搭建毡房的木质房架、毡房里的羊毛毡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羊毛绳等,全都取自于天然,这种生活方式看似古老又原始,实质上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工业化化工产品对大自然的影响。毡房里羊毛毡片的刺绣花纹全部来自于牧民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花草、羊角等所有他们认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毡房虽然简陋,却更多的是转向内心的、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生活。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冬牧场的生活再艰辛,胡玛尔这样老一代的牧人也不愿意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去破坏牧场原有的一切。随着社会的变迁,草原上出现了像“羊皮别克”一类受市场经济影响、一味追逐利益的人。当“羊皮别克”向村民收取利润很高的山羊绒时,胡玛尔立即阻止村民大量饲养山羊。老人知道,山羊会啃食草皮,而且山羊的粪便碱性太大,对草场的破坏太严重,这也是牧人不在牧场大量放牧山羊的原因。面对“羊皮别克”这样肆意破坏草场的行为,胡玛尔不愿意看到这个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就此走向与牧人完全相悖的一条路;大量的游客涌入了草原,老人说:“城里人也真是,不看风景,来买东西”。对于人们无止境的贪欲、无道德的掠夺和无责任心的短视行为,热爱草原的胡玛尔感到痛心。的确,人类社会发展的象征不应建立在越来越广泛、彻底的掠夺和利用自然的基础上。

下转第132页

游牧民族之中。又如，契丹民族十分推崇的尚武精神，在建国后和辽灭亡后均得以延续和发展。



图1 契丹民族居住的毡帐

契丹民族创建的辽朝是契丹文化形式更为丰富的拓展期，虽然契丹文化受到了多个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契丹族并未完全放弃民族文化的精华，将契丹文化传承并发展到辽带统治区域，发展中也成为辽朝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如契丹族制度当中的南北面官制度和刑法，墓志和碑文主要采用契丹文字写成，国乐、国服和祭祀等长期传承与发展，宫廷画当中主要以本民族人物作为绘画创作的对象。君臣咏唱以本民族诗文为主。不仅如此，契丹民族也吸收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契丹文字创作了《醉意歌》，并在北疆各民族广为流传，到了金朝和元朝依然存在。耶律履、耶律楚材又在金元时期将其翻译为汉文，至今依然广为流传。该种文化的推广充分证明契丹文化高度吸收了汉文化的精华，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色。

契丹文化与拓跋魏文化及女真金元文化有所不同。拓跋魏

文化和女真金元政权尽管也对中华民族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民族在文化方面则采取了整体汉化的方式，国家灭亡后，民族文化特征也融于中华民族文化当中。

契丹文化与蒙古文化也有所不同，蒙古统一到元朝灭亡后依然保留了特有的文化，变革较少，元朝灭亡后，蒙古族退居到漠北地区，其文化不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契丹族积极吸收了中原文化和各族文化，尽管出现了文化变异，但是契丹文化日益丰富。契丹文化影响了中原汉族文化、西夏、吐蕃、回鹘文化和高丽、日本及中亚等多个国家的文化。虽然契丹灭亡，但直至清朝依然能够看到契丹文化元素。契丹文化一方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员。可以说，契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3 结束语

契丹族是具有历史影响力的游牧民族，对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创新与融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契丹文化的多元性也由此得以展现。在了解北方少数民族时代变迁以及文化在变迁中的形成机制有着重要的价值，相关人员需要深入研究契丹文化，并从中发扬民族智慧。

### 参考文献：

- [1] 豆中浩. 契丹民族的迁徙和汉化——以向南迁徙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10)
- [2] 王伟. 契丹族的民俗风情[J]. 辽金历史与考古. 2010(00)
- [3] 张宏, 于雯雯, 李冬雪. 浅谈契丹族的起源[J]. 黑龙江史志. 2009(23)
- [4] 陈鹏. “契丹”始见中国史籍考[J]. 江海学刊. 2017(03)
- [5] 冯科. 《魏书》《北史》“契丹传”比较辨析[J]. 宋史研究论丛. 2019(02)
- [6] 蒋新红, 杨庆玲. 漠西契丹后裔民族融合原因初探[J]. 保山学院学报. 2014(01)

上接第130页

### 四、世人皆有的生态责任，重返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社会的变迁，牧歌终将渐渐远去，影片中胡玛尔、哈迪夏这样的哈萨克牧民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支最为纯正的游牧民族了，他们沿袭着祖祖辈辈的游牧生活方式，一年之中的迁徙距离之长，搬迁次数之频繁，令人惊叹。其实，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本身就是轮牧形式，不停的迁徙，令遭到破坏的植被得到有效恢复，但是如果牧民的牲畜超载，牧场不堪负荷，只好政府干预强行休牧，令其喘息。近几年来，牛羊的数量正在剧增，“退牧还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以防过度放牧。

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影片中逐水草放牧的史诗般的转场景象也在慢慢消失。体面稳定、舒适安逸的生活同样也是牧民们的向往，然而牧民们在逐水草而居的动荡生活中早已习惯了眼下的一切。曾经顺应天地，自律而慎微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失，牧民们对草原，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依恋却一直存在。

世人都需平等的进入当下世界，无论多么牢固的古旧秩序都正在被打开缺口。田园牧歌般的游牧生活逐渐远去，胡玛尔和哈迪夏，以及阿吾勒村的人们都搬到了整齐划一的定居点，宽敞明亮的房屋墙壁上里挂上了和草原毡房里一样的花毡，那里不仅有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羊圈和马圈，还有负责牲畜贩卖流通的合作社。这种转变并不只是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的要求，更是情感上的依赖。游牧生活，是哈萨克精神家园的珍宝，也是牧民的生活与草原的最近距离。虽然已都有了定居点，在牧民们心里，毡房、草原，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延续，绵延着息与文明。

### 五、结语

正如影片的导演阿迪夏·夏热合曼所说，我们力争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努力向着人类先进文明方面看齐，向着人物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直面草原牧民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生存现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哈萨克民族有着自己难以改变的独特生活理念。牧民们的快乐，和草原一样坦坦荡荡。

虽然对于大多数像胡玛尔这样的牧民来说，对城镇居民的生活转变还不太适应，但方便诊治的医疗条件，家门口便利的学校，也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心灵满足。哈萨克民族曾用自己的双腿丈量着大地，追随着生命的绿色。如今，美好的生活也已像毡房里灿烂的花毡一样，铺在了牧民们的面前。

### 参考文献：

- [1] 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61,175
  - [3]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9
  - [4] 鲁枢元,《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J],北京:文艺理论研究,2008,第6期
  - [5] 周军,《远去的牧歌》导演创作谈[J],新疆:新疆文艺,2019,第2期
- 校级课题: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薇拉凯瑟作品研究(ZZZC201942B)

### 作者简介：

马玲(1983.2),女,回族 新疆阜康人,学历:硕士 职称:讲师,从事大学英语教学、英美文学研究。